

由个人通往“无数的人们”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散文作品述评

□ 饶翔

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散文获奖作品,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和时代风貌,也看到了更多来自基层的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样态,展现出作家关注现实、深入生活、为人民写作,将写作扎根于脚下土地的使命意识

如果从功能角度对散文创作做一个粗略的分类,大致可以分为抒情与载道的两类。抒情者,抒发个人情志;载道者,表达公共思想。在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参评散文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灌注在创作中的这两种价值诉求,以及所带来的内容与形式上的不同风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与父亲书》和《洱海笔记》。

《与父亲书》是土家族作家向迅写给父亲、献给父亲的书。父亲是那个特定的预设读者。如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本书看成一封给父亲的长信。由于书信的私人性质,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个人情感的倾吐——“我的写作都围绕着你,我写作时不过是在哭诉我无法扑在你怀里哭诉的话”。的确,由于中国农村传统父子关系中常见的情感交流障碍,作者懊悔于在父亲生前所未能充分展开的交流,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父亲生命认知的不足,他唯有在父亲去世后,召回过往,编织记忆,以文字来进行弥补,展开救赎。作者通过绵密而丰沛的日常生活细节,向父亲的生命深入掘进,父亲也由此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与形象。作者以深沉情意所练就的文字,相信会令每一位人之子深深共情。《与父亲书》同时也是一部有难度的写作,作者试图打破纪实与想象的边界,以弥补记忆之模糊和不足,它在语言和文体上的探索,体现了本届散文创作艺术性的高度。

《洱海笔记》是白族作家北雁的一部主题性的长篇纪实散文。这是一部在行走中诞生的作品,作者从2018年春天开始,沿洱海徒步行走,进行扎实的田野调查,历时十个多月,跨越四个季节。他深入洱海沿岸的所有村落及河流、山脉、古迹、名胜、岛屿、湖滨,考察洱海现状,寻访洱海历史,然后以日记体的方式,记录了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在其中,作者融合了生态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学等多个视野与方法,对洱海的地理、生态、历史、文化、自然、民俗、民居建筑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呈现出洱海的自然美与人文美。作为第一部全景式描写洱海的自然文学,这既是一份关于洱海的田野调查和地情报

告,也是一本关于洱海的生态忧思录。曾几何时,洱海的生态恶化令生于斯、长于斯的作者无比忧心,他动心起念出发行走正是为了深入了解洱海保护面临的困难问题。而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洱海”“洱海清、大理兴”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作者更感到由衷的喜悦。他通过文学创作生动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这便是《洱海笔记》所载之道。

当然,所谓抒情与载道并非泾渭分明,抒情也每每具有社会性意义,兼具内省性与公共性两个面向,而载道者亦有自己的观点、情感、趣味与倾向性。其间关涉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小我”与“大我”之间的辩证融合。优秀的散文创作每每能从我出发,而通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在本届初选和获奖作品中,不乏优秀抒情之作,所抒之情皆为入之常情,如亲情(《与父亲书》《大雪是被子》《绿皮火车》《兄弟记》)、友情(《兄弟记》既写了亲兄弟情,也写了结拜兄弟之间的友情)、乡情(《时间之野》《沙卜台:无锁的村庄》),以及日常生活趣味(《帮助南瓜》《火塘书简》)等,同时,也不乏书写广阔社会和不同人群的作品,如《洱海笔记》《大地的云朵——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蕴情的土地》等。散文作者的自我抒情中蕴含了丰富的时代信息,而在朝向外部世界的探求中,也总是隐藏着一个复杂的自我。正如向迅所言:“父亲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人。他从出生到辞世,长达大半个世纪的人生,恰好见证了个国家五十年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尽管他们多为草莽,在历史面前面目模糊,但推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少不了他们的一双手。父亲是他们中的一个。他的个人史,既是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历史的缩影。”

散文创作贵在真诚。特里林在《诚与真》中提出,“真诚”是指“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然而在现实中,“实际的感情”“内在的自我”却往往流向“正确地履行一个公共角色”的道德考量。“如果真诚是通过忠实于一个人的自我来避免对人狡诈,我们就发现,不经

过最艰苦的努力,人是无法到达这种状态的。”藏族作家王小忠的《兄弟记》便是一部富含勇气的真诚之作。作品是写兄弟之事,但作者并没有将叙写的中心放在世俗兄弟深情上,而是通过家庭内部兄弟之间以及村庄左亲右邻矛盾、亲疏关系的变化,来写故乡的现实、风俗、伦理道德的变化——“变化是随着人的变化而变化的”。作为一位外出求学离开故乡多年的知识分子,王小忠多少受到鲁迅的影响,对家乡的变化怀着“归去来者”的复杂感受,“离开故土短暂的二十余年,我的故乡似乎已无法和自然纯朴、和谐安详联系起来”。在日益变化着的社会环境里,更多的人似乎找不到方向,也找不到自我。兄弟、乡亲之间,因为日常生活琐事,尤其是现实利益而导致的矛盾纠纷甚至吵闹决裂更令“我”不堪,“我只是觉得,生我育我的乡村和爱我恨我的亲人们都走在相互背离的道路上,有点痛心”。作者以手记的形式写的这些文字,难免带有个人情绪,也决不能代表乡村的全部现实,但他对现实忧虑的表达却是坦诚的,那恰恰也源于对故乡与亲人的深情:“自古以来,有故乡的人都在寻找故乡,几十年后,我们的故乡会在哪儿?”令“我”欣慰的是,“似乎是突然之间,大家对生存环境有了清醒的认识——吃好穿好已经不在话下,如何让自己活得舒心才是关键所在。不仅在乎生命的长度,村里人更开始在乎生命的宽度”,“我”也重燃起对乡村未来的希望与信心。《兄弟记》下篇写“我”与异姓兄弟胡林生的友情,温馨动人,与上篇亲兄弟之间的隔阂形成比照,也提示我们,作品上篇的沉郁之笔所表达的,是对世间真情与美好的期盼。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获奖作家均出生于1980年以后,他们以富于时代感和具有创新性的形式,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注入新鲜的血液,带来了生动的气息。其中,向迅、羌人六、王小忠等人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坛散文创作的中坚力量。青年作家羌人六1987年出生于四川绵阳羌族农区,上大学前便开始写诗,在考入成都体育学院后仍没有放弃写作,文学创作一直贯穿在

毕业后数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这些经历都被他写入了散文集《绿皮火车》。“二十世纪末,川西北群山深处的断裂带,随日升日落、季节和农事辗转的断裂带,祖祖辈辈跟庄稼生死相依的断裂带,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根据地。”断裂带也是羌人六文学的根据地,那里有他的故乡、亲人,是他的过往与来路,也是他面对未知未来的根基与底气。他的“绿皮火车”载满乡愁,载着他离开家乡,去往城市漂泊、打拼。凭借这辆“绿皮火车”,他逆时光而上,追寻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那些与贫困、艰辛,也与爱、与坚韧的生存相关的“断裂带”的岁月。艰难困苦的人生经历使他敏感早熟,而青年的激情和锐气犹在。在他笔下,那些肆意流淌的文字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和独特的意蕴。

作为本届最年轻的获奖者,本名马骏的回族青年作家柳客行,1995年出生于宁夏西吉县,他自童年起便承受着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困扰,只能依赖轮椅和家人的照料生活。文学成为他的救赎,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使他如遇知音,给予他心灵的启示与力量;他也拿起笔开始创作,文学是他为自己找到的那束光,照亮自己,也照亮了身边的世界。在散文集《青白石阶》中,他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西海固小城路边的一排青白石阶曾见证了他刻骨的孤寂、彷徨与被放逐感;而亲人的无私奉献、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以及生活中那些数不清的美好瞬间,也被他默默珍藏,终于,他完成了自我救赎,让自己的灵魂勇敢地站立起来。在柳客行的散文中,我们读到的不是不幸者对于命运不公的嗟叹与哀怨,而是一颗敏感、内省、具有深度,同时积极向上、向善的心灵。

参评本届骏马奖的众多散文作品,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和时代风貌,也展现了更多来自基层的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样态。同时,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一名优秀的作家要有关注现实、深入生活、为人民写作,将写作扎根于脚下土地的使命意识。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编辑,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



不同的声调,动听的歌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少数民族文字获奖作品与获奖译者述评

□ 满全(蒙古族) 阿布力孜(维吾尔族) 李惠淑(朝鲜族) 龙仁青

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民文获奖作品及译者是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辉煌成就的重要例证,为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共同谱写中华民族文化繁荣的新篇章



卓拉巴雅尔最终在格日勒巴图的关注下重新获得新生,爱上了那片曾经排斥的戈壁,实现了灵魂的救赎。《怀抱太阳》以一对老人与阿奴金的视角,展现了城市边缘群体的坚韧与温情。为供女儿留学,二老不惜抵押草场,步入城市,以拾荒为生。阿奴金,这位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老妇人,在日复一日的拾荒生活中,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每天遥望旭日 and 落日获得能量与愉悦。她不仅常常援助其他拾荒者,更在一次偶然中救起了一名残疾婴儿,为其取名“娜日娜”(意为太阳),寓意着新生与希望。命运的转折发生在阿奴金发现一笔意外之财后,他们带着娜日娜踏上了求医之路,而此时,学成归来的女儿乌云娜也带着男友回到了久违的家。作者通过描写平凡人物的不平凡故事,歌颂和褒扬了人性中的善良、坚韧与无私,向读者传递人间大爱和人间真情,深刻揭示了爱与付出对于改变命运、点亮生活的重要意义。小说语言幽美而流畅,富有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文本叙述平缓而延绵,在不动声色中铺开情节,缓缓展开中讲述故事,风景描写细腻而宏阔,风景、故事和人物交相辉映,表现出雄浑、苍茫、辽阔和悠扬的戈壁诗学风格。

朝鲜族诗人金荣健诗集《鸟声叨叨鸣冬山》由“季节的路口”“花之记忆”“岁月的脊背”“孤独的幸福”“自画像”及“驶向山顶的小船”等组成,共辑录诗篇150首,每一首都如同璀璨星辰,照亮心灵的夜空。金荣健的诗如同涓涓细流,缓缓淌过读者的心田,他以大气磅礴又不失细腻婉婉的笔触,勾勒出家乡土地上的自然风貌与风土人情,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世间万物无尽的眷恋与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探索。他的诗歌风格一贯秉承大气、豪放与刚健之美,如“如同在一滴水里阅读宇宙的气息,在一株草、一缕风里思索存在的理由”,表现出大气、豪放的风骨。家乡、亲人以及人生的感悟构成了贯穿全文的温暖脉络,《思念化作白雪》《父

亲孤独的身影》等诗篇,通过细腻的回忆与情感的抒发,展现了诗人对过往岁月的深刻怀念与对亲情的无限珍视。《伊的25小时》《月牙》等篇,以家乡的美景为载体,寄托了诗人对故土的深情厚谊与对自然生态的深切关怀。《春天的溪水》《空船》等描绘自然与民俗的诗篇,更是流露出诗人对宁静乡村生活的向往与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金荣健的诗意境深远,情景交融,仿佛一幅精致的水墨画,空灵而静美。他笔下的景物,不仅仅是自然之美的展现,更是诗人内心世界的映射,蕴含着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与奋进的勇气。这些诗篇如同悠扬的歌声,在读者心中久久回荡,给予人们积极向上的力量与启迪,让人在品味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希望,勾起对往昔岁月的温馨回忆与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

在获奖译者方面,艾布是一位来自东乡族的作家与翻译家,自1985年起便深耕于文学沃土,有着深厚的文学造诣和敏锐的洞察力。他不仅出版了《那是一个月夜》《马兰花》等诗集,还翻译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木垒河》《驻村笔记》等长篇小说,向广大读者推介,为文化传播贡献力量。艾布的翻译作品深受业界认可,本次参评的《驻村笔记》是笔记体长篇小说,以第一人称的独特视角,深情讲述了中国脱贫攻坚的壮丽史诗,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与不屈精神。艾布凭借深厚的语言功底、广博的文化知识以及较高的文学鉴赏力,巧妙融合意译与直译之长,运用生动形象的修辞与比喻,精准捕捉并再现了原作的文化精髓、地域风情、语言韵味及人物性格,使得译文忠实于原著,又流畅易懂。文学翻译,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简单转换,更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桥梁。艾布通过自己的翻译,参与搭建这座绚丽的彩虹桥。

朵日娜是蒙古族文学翻译界的优秀代表,其翻译生涯跨越30余载,深耕文学翻译的沃土,硕

果累累。她相继译介并出版了《阿拉善风云》《遥远的大漠》《饮马井》《断裂》《在诗的深处》《我的老师昭那斯图》《我给记忆命名》等多部作品,展现了深厚的翻译功底与广泛的兴趣领域。她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多篇翻译作品,累计字数超过200万字,涵盖了50余位蒙古族作家的多种文学体裁的作品。本次参评作品《我给记忆命名》是一部回忆性叙事散文,以《最初·最早》《在台东的画展》《关于诗》《回家的路上》及《我给记忆命名》等部分构成。朵日娜以其流畅自然的文笔、精准深刻的译介,将原作的情感与意境完美再现,让读者仿佛穿越时空,亲历那些珍贵记忆的点点滴滴。朵日娜凭借卓越的语言能力、开阔的视野、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丰富的翻译经验,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蒙古语之间架起了一座座坚实的桥梁,为中华民族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玉苏甫·艾沙是一位才情卓著的维吾尔族作家与翻译家,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便在文学创作与翻译的广阔天地里深耕细作,尤其擅长将民族文学的瑰宝译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他著有脱胶攻坚主题的长篇纪实文学《博格达来信》,以维汉双语呈现,深情讲述了脱贫攻坚的感人故事,展现了时代的变迁与人民的奋斗历程。在翻译领域,玉苏甫·艾沙更是成就斐然,他先后译介了《王三街》《绿叶》《春暖大地》《传世瑰宝》等9部长篇小说,翻译发表《和田玉的后传》《老舍年》《江布拉克》等20多部中篇小说,《粉红晚霞》《花牛》《慧眼》等30多部短篇小说。本次参评翻译作品《王三街》是一部以真实人物王三及其养父王福才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通过细腻的笔触再现了阿克苏那条承载着百年历史的著名商业街的风貌。玉苏甫·艾沙以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与深厚的文学修养,将原著的灵魂精准而生动地传递给汉语读者。他的译文质朴自然、诙谐生动,既保留了原著的民族特色

与文化风格,又巧妙融合了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使得译文既准确流畅,又易于理解,极大地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赵有年是一位成绩突出的藏族作家与翻译家,自2009年起,他便在文学的广阔天地里笔耕不辍,佳作频出。赵有年的创作领域广泛,既有《石头村里杏花开》这样的长篇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乡村生活的变迁与温情,又有《温暖的羊皮袄》《炊烟笼罩的牧场》等中短篇小说集,以独特的视角探索人性的光辉与生活的真谛。同时,作为一位翻译家,他译有《悲鸣的神山》《平凡人生》,以及《格萨尔王》系列中的《英雄珍珠宗》《雪山水晶宗》《天竺佛法宗》等。他的翻译作品,既忠实于原文的神韵与风格,又巧妙地融入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实现了归化与异化的完美平衡。本次评奖中,赵有年提交的翻译作品是《悲鸣的神山》,主要讲述了解放前青海藏族牧民与土匪英勇斗争的故事。在保留原作民族特色与文化元素的同时,他注重提升译文的可读性与文化适应性,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轻松跨越语言的障碍,深刻感受到作品的魅力与情感的共鸣。赵有年的译文,以紧致练达的语言、精确到位的表达以及清新自然的风格著称。

郑凤淑是一位优秀的朝鲜族作家与翻译家。她的创作领域广泛,涵盖散文、报告文学、小说乃至歌曲等多个方面,同时深耕文学翻译。郑凤淑还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译作《南大川》与《魏氏祠堂》等,均展现了其深厚的翻译功底与对文学的深刻洞察。本次评奖中,郑凤淑提交的翻译作品《魏氏祠堂》是以中国江西农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细腻描绘了魏氏五代人的家族兴衰史,通过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艺术地再现了一个大家庭从农耕文明向现代都市转型的曲折历程。郑凤淑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锐,深入文本肌理,精准捕捉作家的创作意图与情感脉络,力求译文达到“信、达、雅”的境界。她以流畅而精准的译文,再现了原著中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深刻揭示了隐藏在家族命运背后的哲学思考。作为长期从事文学翻译的作家,郑凤淑不仅注重语言层面的精准传达,更致力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她巧妙地将对内地悠远的地域文化与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相结合,通过鲜明的对比与碰撞,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多元共生。

本次民文获奖作品及译者无疑是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辉煌成就的重要例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将有更多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秀作品应运而生,共同书写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满全系内蒙古作家协会主席,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阿布力孜系中国民族语文学翻译局维吾尔文室译审,李惠淑系延边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龙仁青系青海省作协顾问、青海省自然文学协会会长;以上均为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